



三 通 小 叢 書

羊 脂 球

法 國 小 說

莫 泊 桑 著

李 青 崖 譯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82

羊脂球
(莫泊桑作)

羊脂球 (莫泊桑作)

羊

脂

球

在一連經過的好幾天，已經有許多戰敗的殘兵從這城中穿過這簡直不能算是隊伍，只可以說是一些潰散的逃兵罷。他們蓄着長而且髯的髯鬚，穿着襤褸不堪的軍服無旗幟，無紀律，而垂頭喪氣地行走，無論是那一隊彷彿都是心驚膽破而失去思慮和決斷，只照着習慣開步行走，而一經停止，就會跌倒似的。尤其那些受調遣的人，他們本是一些愛和平者和從容衣租食稅度日者，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完全被槍枝的重量所壓服；許多容易受感觸而膽小的人，對於戰爭的預備竟和對於逃走的預備相似；隨後在他們伙伴中，瞧出許多身穿紅色褲子的弟兄們，這都是整個兒成師的步兵在血戰後所留的殘卒；許多憂愁滿面的砲兵，也夾雜在各種的步兵堆裏步行；有時還有個把頂着光輝燦爛的鐵盔，而脚步笨重的騎兵，勉強跟隨步兵的輕捷步伐前進。

那些響應「敗績的復仇者——墳墓中的國民——死亡的分擔責任者」這類英雄口吻的號召之國民義勇隊，這時卻輪到他們帶着煊赫的威風出現了。他們的官長，不過是一些毛貨商人，糧食商人，曾經做過脂肪或肥皂的商人。這本是一些臨時起義的戰士，因為他們的金錢或者他們鬍鬚的長度，便得了官長的位置；官長們帶着武器，綴着袖章，高聲談話，討論田野的地形，並且希望用他們的仔肩，單獨將垂危的法蘭西支住；但是有時他們對於本身管轄下的弟兄們卻還不大放心，——這些弟兄們多半是不安本分而時常勇於劫掠和暴動的光棍。

有人說是普魯士的軍隊，快來占領羅昂了。

民團他們從這兩個月以來，早以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樹林中窺探，有時甚或槍斃自己的斥候兵，並且偶爾遇着一兩隻兔子在深草的叢中騷動時卻便來備戰——卻早已回到家中各自躲藏了。他們那些只能在驛路二三里附近恐嚇

鄉愚的武器，制服和一切殺人的物件，立刻都隱匿不見了。

幾個最後的法蘭西兵士，畢竟始終渡過塞因河取道聖舍威和阿沙村而向訶德邁橋退卻了；在全部殘兵之後，那位失望的師長，在兩位副官侍從的中間步行，他拿着這些不相融洽的殘部了無辦法，而自身在這素負善戰盛譽的民族，土崩瓦解一般的敗績之下，竟也神志昏憤了。

隨後一種深沉的寂寥，一種恐怖而緘默的等候，竟在這城上翱翔着，許多被買賣束縛住的小財東，悶悶不樂地靜候那些戰勝者，而心中卻恐怕有人將他們燒烤用的鐵叉和廚房用的大菜刀當作武器看待。

城中的生活彷彿停止了似的；店鋪都行關閉了，街道上也很沈寂了，偶爾也瞧見一個被這沉寂現象所困住了的居民，沿着牆壁而急走。

等候所生的煩悶，竟使大家生了希望「敵人快來」的心。

在法蘭西軍隊退出羅昂的次日下午，有幾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烏郎馬兵

，敏捷地在城中穿過。隨後一會兒功夫，一些黑魃魃成堆的人，從聖卡德鄰山坡下降，而另外的兩股戰勝者，卻從達倫大爾和威廉林兩條大路出現，這三隊的前哨，卻巧同時在市政公所普拉司上集合；於是德意志的軍隊展開他那些成團的兵士，在那觸地橐橐而齊一的脚步下面從普拉司附近的各街道進了城了。

許多從一種令人不懂而突兀的聲音所發的命令，震動了這全部彷彿已經死亡而荒廢了的民居；居民的眼光從那些關閉了的百葉窗的後面，向這些戰勝者——從「戰律」說來，他們是城市財產和生命的主宰——窺伺。他們在那些使人抑鬱的臥房中，竟感覺一種由智慧和勢力都不能抵抗的洪水地震所生的恐怖。因為這種同一的感覺，以為事物的秩序失了平衡，社會的安全已經廢止，而一切被人造和天然的法律所保護者，又完全被殘忍無知的獸性蹂躪。地震可以由傾覆的房屋之下，使一個民族全部滅亡；失道而橫流的江河

，可以將那些被淹的農民混雜在牲畜的屍體和屋宇的棟梁的堆中同時漂泊；至於這些屠殺而俘虜那自衛的人民之戰勝者，藉刀劍的名義實行劫掠之戰勝者，用砲聲致謝上帝之戰勝者，也與那毀滅一切公道的信仰和一切我們習聞的天理與人道的信用之巨禍一般兒使人驚心動魄。

末了，在每一座住宅門口，都有一些叩門的德兵，隨後他們便容納在這些住宅中了。這就是侵入後的占領。於是被戰勝者對於戰勝者所表示的優禮的義務便開始了。

5 經過了幾天半個月之後，最初的恐怖已經消滅，於是新生的安寧現狀又重新恢復了，甯在多數的住宅中普魯士的軍官和宅主同桌飲食。其中也有受過好教育的，他因為表示禮貌的作用，常給法蘭西叫屈，說是自身加入這次戰爭很為抱歉。有人因為這種感情便向他表示感恩知己；隨後，遲早還可以得他一點兒庇護。并且因為籠絡了他，也許可以少供給幾個兵士的飲食。那

末又何必得罪一個完全可以倚賴的人呢？這種辦法，與其說是出於勇敢，不如說是輕率。——從實際說來，輕率本來不是羅昂的小財東的缺點，譬如當初那種使他們城市生色的奮勇防禦的事情可以看見。——末了，大家從法蘭西式的繁文縟節中，尋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理，就是說：雖然在公開的地方不向外國兵士表示親熱，然而在戶內是很應當有禮貌的。所以到了街上，大家只裝作不認識，但是在住宅之中，却隨意和德兵談話，而這些德兵每晚便也和宅主圍爐多坐些時。

城中也漸漸回復了尋常的氣象。法蘭西的國民依然不大出門，但是普魯士的兵士卻在街上喧笑。并且那些傲然帶着殺人工具在街上徘徊的德國騎兵軍官，在居民的眼光看來，并不一定比去年那些在同一咖啡館喝酒的法國騎兵軍官格外如何討厭。

然而空氣中很有點兒東西，很有點兒突如其來而不能了解的東西，這是

一種難堪而奇特的大氣，彷彿一種佈散開了的氣味，一種戰禍的氣味。這氣味竟將住宅和公共地方都充塞了，并且彷彿將飲食的滋味也概行變更了，而使居民感受一種因遠道旅行而流落在殘暴的野蠻民族部落中的印象。

羊
戰勝者需索銀錢了，需索許多銀錢了。居民卻永遠照付；并且他們本來富足，那末對於一切的犧牲，對於一切本屬私有而親眼瞧着部分地飛入另外一個人手中的財產越覺心疼。

脂
然而在離城十來里而可以通到克樂隨、第培達爾或畢沙爾等處的小河中，船公和釣者時常從水底尋出幾個在軍服中發漲的德兵屍首，這都是受了廚刀石塊或脚尖所傷而致死的，或者是從橋上高的地方被人推墮水中而淹斃的。這小河的河身，竟收容這類正當的野性的暗算的報復，不知姓名的英雄事業，和絕不歡呼而較之白晝戰爭更覺險惡的啞鬪呀！

7
因為排外的思想，竟使為理想而決死的勇氣日見鞏固。

末了，戰勝者雖然用他們的嚴酷紀律限制城市，然而像那傳言中所宣播他們沿着得勝的一路之上所施的殘暴舉動，卻一次也不會實現，因此居民的膽量便覺得壯了一點兒；而貿遷有無的必要，卻又在羅昂做買賣人的腦經中出沒了。其中有幾個本來和法蘭西軍隊駐守着的哈佛爾地方，有重要的利害關係，於是他們便想由陸路走到第艾泊，再行坐船前往。

有些人使用各人所結識的德國軍官的力量，隨後，便得了從德軍總司令部所發出的旅行護照。

於是竟有一乘用四匹馬所拖的郵車，為這趟旅行而預備停當。這次在郵車行中簽名定坐位的一共是十個人，這郵車決定在星期二天明以前出發，以免居民圍着觀看。

自從好幾天以來，地面已經凍得很堅硬了，而在這星期一午後三四點鐘光景，那些從北方堆積而至的彤雲，卻將徹夜飛灑不停的大雪引了過來。

這些旅行者在午前四點半鐘光景，都在諾爾曼第旅館天井中齊集，這就是他們上車的地點。

他們依然都是睡眼朦朧，並且因為受着寒氣，渾身還都在衣裳中發抖。

彼此在黑暗之中互相瞧着；而冬衣的臃腫，竟使這些身材，都像那披着道袍的胖神甫。但是其中有兩位已經彼此辨認清楚了，而另外一位第三者也向他們身邊走來，他們便談話了；——『我帶着我老婆同走，』——有一個說。

——『我也是一樣辦的。』——『我亦復也是這樣』——第一個又說：——『我兩夫婦不再回羅昂了，並且，倘若普魯士人到了哈佛爾，我們就向英國走。』——他們的計劃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性情本來相似。

然而郵車卻還不會將牲口套上。一盞被車夫拿着的小風燈，一來一往地由一張門走出立刻又鑽入傍的門裏，馬蹄偶爾向地面撲擊，因為觸着地面的乾藁，所以發出悶而澀的聲音。隨後，一種號令牲口和呵斥牲口的人聲，從

馬廐的深處傳出。不久一陣輕微而零落的鈴聲來了，就知道有人正在繫縛鞵轡；這鈴聲受着牲口動彈的作用，漸漸成了清脆而繼續的顫動了，偶爾卻也停止一下，未了，在蹄鐵觸地的沉重聲中，鈴聲陡然又大了。

廐門立刻關閉。一切響動都行停止。幾個受了凍而候車的小財東都默默無言；并且挺直地立着不動。

一張綿延不斷的白幕，照耀人目而不住地向着地面下垂；這白幕將一切都遮蓋住了，在一切的上面鋪撒一層「冰苔」；而在這寧靜而藏匿在隆冬的城市之沉寂境界中，我們只聽見繽紛落地的大雪之不可言狀而飄蕩的磨擦微響，而我們對於這種微響，不如說他是一種包含着彷彿充滿空間蓋覆世界之微塵的感覺罷。

車夫拿着風燈重行走出馬廐，手中一面還用一根繩子牽着一匹不願出來的懶馬，他將這馬牽到轅前，縛好籠頭，然後在四周一來一往地仔細審查鞵

響，因為他那一隻手舉着燈，所以只能使用一隻手，所以非一來一往不可，他正預備牽引那第二匹馬，這時卻瞧見那些渾身是雪而挺立不動的旅客們，於是便說：——『您各位何以不上車呢？在車子內面，您各位至少可以得點兒遮蓋。』

羊 原來旅客們先前大概不會思索，於是這時便都向車前走去。三個男客將他們的妻子們安置車中後部的座上，跟着便也都自行上車；隨後那幾個看不清楚而彷彿包裹了的人影兒，也都彼此不發一言占了車中剩下來的空位。

車 車中的地板上，蓋了一層深可沒踝的麥草。坐在後部座上的女賓，着手將伊們所帶的小鋸手爐和化學炭條燃着，歇了一會，伊們低聲歷數這東西的便當，隨後，還重三複四說伊們早已知道的事物。

11 末了，郵車已經套好了，因為行走費事，所以向來只用四匹牲口這回卻用六匹，車外有人問道：——『大家都上了車嗎？』——車中有人答道：

——『是的』——於是郵車便起程了。

郵車慢慢地前進，用很小的步兒慢慢地前進。車輪完全陷在雪中；車箱中旅客都在震耳欲聾的吮味聲中長歎；牲口失脚，喘息，而汗氣蒸騰；然而車夫的其長無外之鞭卻在空中響個不住，鞭影四面飛揚，忽而挺伸，忽而蜿蜒，彷彿是一條細而長的蛇，有時突然對準那些牲口的向後突起的臀部鞭撻，於是這些臀部便在格外活潑的情形中活動。

但是，那不可測度的黎明之光漸漸加增了。這種曾被一個純血的羅昂旅行者看作「棉雨」一般的雪花也已經停住了。一種不清朗的光，從那使田野映成格外蒼白的沈濁而昏暗雲堆中穿過，在這田野中，有時發現成行而枝幹被凍的樹，有時發現屋頂被積雪蓋住的茅廬。

旅客在車中，藉着黎明的悽惻之光，互相好奇地端詳着。

後部最舒服的座上，烏先生和烏夫人彼此對面坐着打盹，他們是羅昂長

橋街的酒棧老板。

烏先生從前本在一個因生意虧本的老板身邊做夥，隨後他頂了這店的底貨便發了些財。他拿頂壞的酒用頂廉的價賣給鄉下的酒商，而在戚友之中更狡獪手段，這恰好是一個巧偽自出的道地諾爾曼第的人。

羊
脂
球

他的狡獪名譽早就傳播得那樣遠了，有一次，有位才思敏銳精細，而以長於編纂寓言和詩歌著名於地方的杜內爾先生，在州長的客廳中用同音異義的字眼說見了「烏偷」即行頭疼，於是這字眼就不翼而飛地從州長的客廳穿過，立刻傳播到全城的客廳中了，在那一兩個月之內，這笑話幾乎是有口皆碑。

此外烏先生還因為他自己的各種詼諧而著名；所以大家談到了他，不論是誰，無不立刻加上一句說：「這隻烏，是很妙的。」

他身材矮小，腆着氣球一般的大肚子，而一副酒糟的紅面孔，在兩絡斑

白的長髯之間顯出。

他妻子是一個高大、強健、果敢、聲洪而意志堅定的婦人，簡直是他酒棧中的計算器械和法律，他之愛伊，就由於伊勝任愉快的能力。

在他倆的身傍，另外有一位屬於較高的階級而可敬的方辣馬東先生坐着，他是一個令人重視的人，置身棉業界中，享有三個紡紗廠的資本，曾受「名譽都尉勳章」，而這時任州議員的職務，他在全個兒帝政時代，僅僅爲着使自身增高價值——因爲他算是用無刃之刀而戰，依據他的口吻，——起見，便一直在善意在野黨的首領的地位守着。他妻子方辣馬東夫人比他年少得多，那時在羅昂，簡直是那些富家子弟而充鎮守羅昂軍隊的官長們的安慰品。

伊身着皮衣，在伊丈夫對面坐下，分外顯得嬌小玲瓏，并且舉起那愁悶眼光，端詳這郵車中的可憐情狀。

他們的鄰座便是冠着諾爾曼第省中最老而最貴的姓氏的布雷鄉子爵和子爵夫人了，子爵是一個手腕極其圓活的紳士，他從他衣飾的華美，極力使自身的天然丰姿和法蘭西王亨利四世相近，本來從他家世中之有光榮傳說，素有『亨利四世曾使布雷鄉家一位夫人受孕，因此這夫人的丈夫，便得了子爵頭銜而獲本省省長的榮任』的風聞。

子爵也和方辣馬東先生同在州議會當議員，黨派卻是奧爾雷陽舊王黨。

他和南特州一個兵器小製造家的女兒結婚的歷史，外間卻一直視為神祕。但是因爲子爵夫人有大家風範，善於應酬，於是竟曾被法蘭西王魯意腓利白的一個兒子所愛，而使一切貴族側目，因此伊的客廳竟成了當地的首屈一指了，這是唯一保存古代媚術而難於隨意加入的地方。

布雷鄉家的產業，完全是不動產，每年的收入，有人說是在五十萬佛郎光景。

這六位坐在車箱後部的旅客。都是社會上衣租食稅。安閑強健，而可以有宗教和主義的人。

這次由一個奇異的偶然。幾個女客恰巧坐在一條長櫬之上，原來子爵夫人的身邊，還坐了兩位手拈念珠而口中喃喃念着「天父」和「夏娃」的天主教之童貞女。其中一位年紀已經老了，滿臉的麻子，彷彿是曾經被機關槍迎面兜擊過的。另外的那一位，彷彿異常瘦弱，然而在她那被通神成聖的誠心所侵蝕而久染癆瘵的胸脯之上，卻露出一個略帶病容的俏皮臉蛋兒。

在兩位童貞女的對面，卻另外有引起大家注意的一男一女。

那位馳名的男客，就是德謨克拉西派的人物而為穩健派人物所公認的危險分子的戈呂德先生，二十年來，他一還在各種德謨克拉西式的咖啡館中，用波克啤酒沾潤他的鬍腮長鬚子。他同許多兄弟和朋友們，將他父親——果醬商人——遺下的一份頗為富裕的財產坐食殆盡，於是他焦燥地等候共和政

體，以便得一個報酬他那些爲革命黨而犧牲的財產的相當位置。在九月四日，他大概受了傍人的揶揄，自認奉命補授了州長之職，但是到了他決定行使職權時，那些自命爲州公署唯一主人翁之公丁們，拒絕承認他的職位，於是只得退隱。這是一個很好的好好先生，此外他不想侵害傍人，並且性情極其誠懇，當此次國難之時，他滿腔熱忱地盡力組織自衛的方法。他在田野之中和大路之上，握了許多陷穽，將附近森林的新樹斬伐無餘，他對於這種準備，很覺滿意，等到敵人近了，才行退回城中。

現在他正計算給哈佛爾格外出力，在那兒非建築許多新堡壘不可。

至於那位女客，卻是世俗所謂名噪一時的人物中的一個，因爲伊在妙年竟已早熟地發胖了，所以便享受了「羊脂球」的徽號。伊身材本來不甚高大，然而竟體渾圓，並且皮膚和火腿的脂肪一般兒腴潤，十指肥碩異常，而指節的肌膚卻和約指一般將手指箍成無數的圓體，彷彿一些短白而肥的臘腸球

兒；項頸在外衣的領口中，格外顯得豐滿；然而因為伊的鮮豔的丰神令人悅目，所以一直保持伊那使人垂涎而引人追蹤的地位。伊的臉蛋兒，彷彿一個鮮紅的蘋果，一個未開的芍藥苞兒；然而內部卻早已盛開了：上部兩隻媚眼，被長而密的睫毛覆蓋，下部一顆嬌小玲瓏而鮮潤可吻的櫻脣，微露着幾點潔白齊整而纖巧的牙齒。

此外，還有人說伊很有不可輕於品評的品格。

伊立刻被郵車中的旅客辨認清楚了。那些愛臉面的婦人，互相喁喁私語，於是『賣淫婦』和『公開的羞辱』這類的口頭禪。竟被清朗的音波傳出，而使伊抬頭望着。於是伊竟用憤怒而膽壯的目光向同車的旅客瞧了一遍，立刻沈默的現象便發生了，除了那位用快活的眼光窺伊的烏先生以外，其餘的人都是低眉的。

但是那三位夫人因和這女子相對，頓然之間伊們三人竟都幾乎成了密友

，於是立刻彼此互相談論。伊們彷彿以為當着這個了無牽掛而可以出賣的物品的跟前，伊們應當表示有夫之婦的莊嚴壁壘；因為合法的愛情一直是超乎自由的之上。

羊 那三位男子瞧見了戈呂德，也由保守黨的本能作用互相團結了，他們用貧民們不願意聽的聲調，談論錢財。子爵敘述普魯士人使他受的損害，以及被竊的家畜和遺棄秋收所生的損失，并且用大人物的口吻，證實這類損害損失在年內所生的數目定在千萬以上。方辣馬東先生是棉業界很有經驗的人，早就匯了六十萬佛郎存在英國，這是他盡力的預備，至於烏，他卻早和法國陸軍部結了契約，將他窖中所留下的劣酒一齊賣了，所以國家欠了他一筆預備在哈佛爾交付的大款子。

19 他們用迅捷而友誼的眼光，互相瞧了一下。雖然地位不同，然而從家財的關係，和廣義的祕密共濟會的宗旨，覺得儼如弟兄，這些觀念使他們伸手

插入褲子口袋中的時候，便顯出金幣的鏗鏘。

郵車行走異常遲緩，以致到了上午十時還不過走了二十來里路。男客在上坡的道兒時一連下車步行三次。大眾漸漸着急了，因為大眾本來應當在朵忒鎮打尖，而現在算來非傍晚不能達到，大眾便覺失望了。郵車忽然陷入雪堆之中，并且非花兩點鐘的功夫不能出險，於是人人覬覦能在大路上發見一家酒館。

飢餓的作用愈見增高了，尤其使人恐慌；而一家小飯館或者一個小酒商都無從發現，原來普魯士軍隊的接近和法蘭西敗兵的經過，將一切實業都擾亂了。

男客們分途往大路附近的村莊中尋覓食物，但是他們連麵包都得不着，因為疑懼叢集的鄉下人，有鑑於那些無物充飢而隨意攜取由自身所發現的東西之兵士的劫掠，早將他們所保存的食品藏匿了。

鳥在午後一點鐘光景，聲言他覺得肚子實在空的難受。大眾卻早就感受這和他一樣的痛苦；於是這加增不已的求食之強烈需要，竟將大家話的箱子關住了。

偶爾有一個人呵欠；立刻就另外有一個來摹仿他；於是和輪流一般，依着各人的性情世故和社會上的位置，從容地或者喧囂地張開各人的口，而一面還迅速地舉起雙手，遮在這吐出蒸氣而門戶洞開的窟窿之前。

羊 羊脂球彷彿和想在伊裙子下面尋覓物品一般，將身體鞠了好幾次。伊遲疑了一下，又向鄰坐瞧瞧，隨後便安然豎起身體。旅客的面目，都成了灰白而收縮的了。鳥說他願意花一千佛郎買一隻肘子。他妻子做了一個手勢表示

反對；隨後伊却又寧靜了。本來伊聽見說到花錢就覺心疼，并且伊簡直不了解對於這問題的諱科，『我覺得有點難受』子爵說，『何以我竟不會想到應當帶些食物來呢？』——并且大眾都這樣地各自埋怨。

然而戈呂德却帶了一小瓶的魯姆酒；他向大眾勸飲，大眾都謝絕他。只有鳥一個人却喝了一兩口，他將酒瓶送還時，向他致謝：『這竟很好，這可以取暖并且這可以使食慾迷路。』——酒精的作用，使他興致欣然，便提議學着那在小游船上的玩意，唱個「分食最肥旅客」的曲子。這種間接向羊脂球的隱語，卻使那些受過好教育的旅客不快。大眾都不答復；只有戈呂德卻微笑了一下。兩位童貞女這時已經不掐伊們的念珠而將雙手藏在各人的大袖中了，伊們低眉危坐，大概正將蒼天送給伊們痛苦回敬上去。末了，三點鐘了。因為大眾正在一片一望無際的曠野中，連一個村莊都瞧不見。羊脂球便活潑地灣下身軀，從伊的座位下面，提出一用白飯巾蓋覆好的大籃子。

伊從籃中先拿出一個磁的盤子，一個銀的杯子。隨後又是一個大的鉢子，其中盛了兩隻切割停當而浸漬在膠凍內的整個子雞；并且大眾還瞧見許多包裹停當的好物品，譬如臘味、水果和餅乾之類也在籃中擱着，這些食品正是

一個旅客在三日之內，絕對可以不必驚動旅店庖廚的準備。這些包裹之間，還露出四隻酒瓶的頭子。伊取了一隻雞翅膀和一個諾爾曼第土語叫作「攝政官」式的小麵包，從容地吃着。

大衆的視線都射在伊身上了。隨後增加嗅官的感覺，并且引起口中的津液而使腮骨也在耳門之下隱隱作痛，飲食的香味四溢了。女旅客們對於伊的蔑視，因此愈形激昂，彷彿竟有將伊殺死或者將伊和伊的酒杯籃子以及所有的食品一齊扔在雪中的需要。

但是烏的一雙饒眼卻釘住了那盛雞的鉢子。他說：「這才對呀，夫人的預備，比我們遇到一些，世上總有對於一切知道思索的人。」伊抬頭向他說：「您願意要一點兒嗎？先生？從一大早餓到這時，真是不容易熬呀。」他鞠了一下：「可憐，說句實在話，我不拒絕，我不能支持了。打仗的時候是打仗的時候，夫人。您說對嗎？」於是他向四周瞧了一下，接着又說：「在這

樣一個時候，我們能殼遇着施恩的人，真算是再便當沒有了。」——他本來帶了一張報紙，於是將報紙展開以免將褲子沾染油膩，並且用他那時常攜帶在衣袋中的刀子的刀尖，刺取一隻被膏凍裹住雞腿，高口中一擱，隨後長嘆一聲，用滿意的樣子咀嚼着。

但是羊脂球卻低聲下氣邀請兩位童貞女分食這點食品。伊們毫不遲延地承認了，並且仍然低眉在含糊地道謝了之後很迅速地着手就吃。戈呂德亦復不會拒絕他鄰座女客的贈與，於是他和兩位童貞女，將許多報紙在膝間展開做成了一種桌子。

他們的嘴，不住的一開一闔，嚼着，嚥着，饕餮地吞噬着。坐在角兒上的烏勉自撐持，並且低聲勸他的妻子照樣辦理，伊拒絕多次，隨後經過一種在伊臟腑中騷動的抽掣，便承認了，於是伊丈夫轉圓自己的論調，向他那一「嬌媚動人的同行者」詢問可否允許給烏夫人一小塊兒。伊帶着藹然可親的微

笑說：『自然是可以的，先生，』於是伊便將鉢子托起。

他們將第一瓶紅酒打開時，便生了一層障礙：原來卻只有一隻酒杯，於是他們只好在喝完之後加以拂拭再行互相轉遞；然而戈呂德卻單獨故意拿他那鄰座女客在酒杯上所留下的口澤未乾之處攔在脣邊，這大概是一種殷勤罷。

這時那被飲食之人圍住而被飲食之香咽住的子爵和子爵夫人，以及方辣馬東和他的夫人，不禁感受這保存檀達爾之名的可恨的痛苦。陡然，棉業家的青年妻子發了一聲使大家注視的長嘆；伊面色已經和車外的雪一般兒慘白；雙目緊閉而腦袋俯下了：伊簡直失去知覺了。伊那張皇失措的丈夫，便向

大衆求救。到了那年老的童貞女扶住病人的腦袋，而將羊脂球那個略剩餘滴的酒杯攔在病人脣邊之時，大衆都不知道怎樣辦法。那美貌的婦人，看看漸漸能發動彈了，眼睛張開了，微笑了，并且用垂危的聲音說自己覺得現在已

經是很舒服的了。但是年老的童貞女爲着使這種現象不再發生，便強迫伊喝一杯斟滿了的紅酒，并且還說道：『這是餓了的原故，毫沒有旁的道理。』

於是這雙頰緋紅進退兩難的羊脂球瞧着這四位困在飢餓的旅客含糊糊地說道：『我的上帝，我能否向諸位先生和諸位夫人餽送……』伊說到這兒，因爲恐怕惹出岔子便停住了。鳥接着就說道：『唉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中，大衆都是兄弟而應當互助呀。瞧罷，諸位夫人不用講虛文了，承認了罷，快點兒！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能覓尋到一所可以借宿過夜的房子嗎？照我們路上的情形看來，我們非在明天午前，不能到朵兒呀。』——他們依然遲疑，無一人敢擔負說一個『是』的責任。

但是子爵卻將問題決定了，他轉身向着這位羞怯的胖女子，用着紳士的雍容大度向伊說：『我們用感恩的態度承認您的好意，夫人。』

開步的第一脚是費事的，但是一經渡過了『魯畢功河』，大衆便一往直

前了。籃子到這時竟將空了，然而還剩下一份冷的鵝肝，一份冷的醬鴿，一

份冷的臘舌，許多梨子，一塊主教橋的乾酪和一杯醋泡的小黃瓜和蔥頭，——羊脂球原來也和傍的婦女一般，異常歡喜吃酸的食品。

他們不能毫不和伊交談而吃伊的食品。所以他們便談論起來，起頭還守着分際，隨後因為伊很保持端穩的態度，便大家議論風生，很懂世故的子爵夫人和方辣馬東夫人，都變了細膩而和藹的了。尤其是子爵夫人，伊竟表示一種一塵不染的大家閨秀之仁慈大度，於是更覺端麗。但是那和巡警一般腦筋的烏夫人依然是倨傲的，說的少而吃的多。

自然，大家議論戰爭的事，大家敘述普魯士人的強暴行爲和法蘭西人果敢成績；於是這些逃走的人却將傍的那些人的勇氣都表彰了。不久，他們便談到個人的歷史，於是羊脂球帶着真實的感觸和女兒們敘述伊們的天然憤怒所用的熱烈論調，說伊怎樣離開羅昂，伊說：『當初，我以爲我可以住下去。』

我家中的食用各物都預備的很豐足的，而我與其遷徙到旁的地方，情願多供給幾個兵士的飲食，但是我一經看見他們，這些普魯士人，不免覺得太難堪了！他們使我格外生氣；而我也憤愧交集地鎮日哭泣。唉！倘若我是一個男子，瞧罷！我從窗口望着這些頭戴尖頂鐵盔的肥豬，於是我的女僕抓住我的雙手以免我拿起物件向着他們的脊梁扔去。隨後，有幾個走到我家中住宿；我便跳了起來去擰着其中頭一個人的嗓子。扼殺他們并不比扼死旁人多費一些兒勁。倘若不是有人抓着我的頭髮，我早已將那一隻幹妥當了。從此之後我非躲避不可。末了，等到我得了個機會，我便起程了，於是我就在這兒了。」

大家向伊安慰致賀。伊因這些架子不大的同行者之懇摯態度，頗覺泰然；而戈呂德一面聽伊說話一面露出宣傳家之贊許而慈悲的微笑向伊端詳，彷彿一個神甫靜候一個信仰甚堅之人贊美上帝一樣，因為留髯的德謨克拉西派

的人對於愛國主義，正和那些身穿道袍的人對於宗教，一般地有專賣權。他在輪到他的檔兒，用一種主義完足的聲音帶着由大家每天在牆壁上張貼的廣告中所學來的鋪張揚厲之口吻盡情談論，而末了他還說了一段激動這位風流自賞的女子的俏皮話兒。

但是羊脂球立刻動氣了，因為伊是一個波拿巴爾黨。伊面目變了和櫻桃一般兒紅的了，并且憤憤地吃着口說道：『我很願意有一天，瞧見你們也站在他的地位，這一定是應當的，唉，是的！這個人，就是被你們害了！倘若我們被你們這樣的滑頭統治，那末只好和法蘭西相離了！』戈呂德毫不介意，依然保存他那種漠視而高岸的的微笑，但是到了子爵費着許多勁兒出來調停時，大眾覺得那些不好聽字眼已經快到唇邊了，這位憤氣冲天的女子，毅然聲言一切誠懇的意見才是可敬的。然而子爵夫人和棉業家夫人——伊們心中深恨那些袒護共和政體的正直之人，本來一切婦女對於專制政府素表同情

——因此對於這位滿腔忠悃而情感和伊們觀念很相似之賣淫婦頗抱接近之意。籃子完全空了。這十個旅客都愁眉縐眼地埋怨這籃子何以從前不能大一點兒編織。談論雖然從吃完食物以後不免冷淡一會兒，然而卻又繼續了一陣。

夜色已經下降了，黑暗的境界漸漸成了深邃的，而那在消化功用中愈使人易於感覺的寒氣，竟使羊脂球發抖——雖然伊素來富於脂肪。於是子爵夫人便將伊手中那個從早上起到這時早已換過多次化學炭條的手爐送給羊脂球，伊立刻忻然接受，因為伊覺得雙脚早已冰透了。烏夫人和方辣馬東夫人也將伊們的送給兩位童貞女取暖。

車夫早將車燈點好。車燈用一種強烈的光，照出那套轅的馬匹的發汗肥臀之上，竟已汗氣如雲，而大路兩傍的積雪，彷彿在燈光的反射之下發展。車中甚麼也分辨不出了；但是陡然一種動作在羊脂球和戈呂德之間發生

；於是那眼光在黑影中搜索的鳥，自信瞧見那個有長髯的男旅客如同受了一種杳無聲息的大打擊一般，活潑地躲避一下。

幾點微小的火光，在前面的路上顯出。這就是朵兌了。大眾足足走了十二個鐘頭；加上牲口上料四回所耗的兩個鐘頭，恰巧是十四個鐘頭。末了郵車走到鎮上，大眾便在商業旅館跟前停住了。

旅館的大門開了！一種很熟悉的聲浪使得全部的旅客受了驚：這就是刀鞘觸在地面的響動。隨後，立刻有一陣德國口音叫喚了一會。

郵車雖然停住了，然而旅客卻沒有一個下車，彷彿有人在下車的地方，等候屠殺他們似的。這時車夫出面了，手中拿着一盞車燈，立刻將車中兩行旅客的腦袋很明晰地照出，他們的嘴都張着，他們的眼睛都被驚訝和恐懼所制服而上下翻動。

車夫身傍，一個兵官在燈光中站着，這是一個身長異常而黃髮的少年，

身軀包在軍服之中，和婦人的胸甲一般地緊束着，再加上平頂髹漆而釘着銅牌的軍帽，竟使他和一個英國旅館中的小使相似。他那長直上翹，分端削減而極端只剩下唯一纖細不可目覩的毫毛的兩撇髭鬚，彷彿撐起雙腮壓住口角，而在雙脣逼出一道下垂的摺痕。

他用亞爾薩司口音的法語，說了幾句聲調生硬而請旅客們下車的話：——『您各位願意下來嗎？先生們，夫人們？』

兩位童貞女用慣於承受一切的聖女之柔順態度，首先下車。子爵和子爵夫人跟着下來，接着就是棉業家兩夫婦，隨後烏先生將他那位胖的老婆推到自身的前面。他一經踏到地面，那謹慎超過禮貌的心理，便使他向那軍官說：『日安，先生，』那個和一切強權者相同的傲慢東西，默然絕不答復而向他瞧着。

羊脂球和戈呂德雖然坐在郵車門邊，而下車卻都在最後，他們在敵人之

前都是高大而莊嚴的。胖姑娘勉自鎮靜，而那位德謨克拉西派的朋友，卻用一隻略帶顫動的手，撫弄自己微現紫色的長鬚。他們極力保持沈毅態度。知道在這些遇合之中，各人都將各人的祖國代表一份兒；并且因為他們的同行者的軟弱態度異常憤激，伊極力裝出比伊那些同行女客——良家婦女——較為自重的派頭，而他也覺得自身應當表現一個模範，便盡情繼續他那自從兵敗即已開始的抵抗使命。

大家已經走到旅館的闊大廚房之內了，於是那德國軍官也來檢查那張由德國總司令簽了字的旅行護照，其中載明了旅客的姓名年貌和職業，他向他們仔細端詳拿載明的條款和人物比較一會。

隨後他忽然說道：——『好。』於是就去了。

大家便行休息，因為大家依然是飢餓的；於是便叫人預備夜飯。這非一個半鐘頭不能停當；所以在旅館的兩個女僕着手布置之時，旅客們便視察旅

館的屋子，這些屋子沿着一條長的暗廊排着，而有一合嵌着玻璃記着號碼的門。

末了，到了旅館主人自動走進來的時候，大家都坐在餐桌前了。這本來是從前一個馬販子，——一個害着氣喘病而喉管和鼻孔之中不住地發出沾液的響動聲息的胖子。他的父親將傅郎微的姓氏傳給他。

他問道：

「艾莉莎貝蘿荃小姐是那一位？」

羊脂球驚了一下，轉身便說：

「就是我。」

「小姐，普魯士軍官想立刻和您談話。」

「和我嗎？」

「是的，倘若您的確是艾莉莎貝蘿荃小姐。」

伊不免遲疑，想了一下，隨後斬切地說。

『也許有這樣一回事，但是我不去。』

於是一種動作繞着伊；各自議論，尋覓這種號令的來由，子爵走近伊前面說：

『您錯了，夫人，因為您的拒絕，可以引起無窮的大困難，不僅是爲着您本身，并且連您的同行一千人都帶累了。我們對於強者永遠不應當抵抗。他這種舉動，決不會有一點危險：大概是爲着一點遺亡了的手續罷。』

在座的人都附和子爵，於是都來央求伊，催促伊，勸導伊，而結果竟將伊降服住了；因爲大衆都疑慮由強硬的對付所生的麻煩。末了，她說：

『這是爲着您各位才去走一趟，的確是如此呀！』

子爵夫人握着伊的手說：

『那末，我們向您道謝了。』

伊便去了。大家候着伊一同吃飯。

各人因爲不會像這怒氣冲天的女子一般兒被人傳請，便都很自慰，并且心中獨自盤算到了自身輪到被傳時所應當用的柔弱手段。

但是十分鐘以後，羊脂球回來了，面紅氣急，憤怒異常，伊口中喃喃地說道：『唉！混賬東西！混賬東西！』

大衆都急於想知道這件事，但是伊甚麼也不說；因爲子爵反覆央求，伊用很莊嚴的態度答道：『這個不關您各位的事，我不能向各位說。』

這時大衆都繞着一個菜香撲鼻的盛湯大盆坐下，雖然遇了這個意外，但是夜飯卻吃的很高興，蘋果酒是很美的，烏夫婦同着兩位童貞女因爲節儉的關係，便將就喝了些兒，此外的人都是要的葡萄酒；而戈呂德卻喝皮酒。他那開塞子而使液體湧出白沫和向杯中審察液體的派頭，很爲特別；他隨後將杯子舉起，擱在桌燈和眼珠之間仔細端詳他的顏色。等到他喝着，他頹下那

羊
丟開那個。

盾
球
孚朗微兩夫婦坐在餐桌的橫頭吃飯。這男子和破裂了的火車頭一般地哮着，他胸膛中的抽掣，爲着吃飯而言語，實在是太厲害了；但是他妻子卻永不曾住過口。伊敘述伊對於普兵入境的一切印象，凡他們所做的所說的都議論到了，伊起首怨恨他們，因爲伊爲他們花費不少，隨後卻又不免憐惜，因爲伊有兩個兒子在軍中。伊向子爵夫人說的最多，以爲和一位貴族婦人說過話，是件榮幸的事。

隨後，伊低聲敘幾件謹密的事，而伊丈夫不時止住伊，他說：

『最好你緘默一點罷。』

但是伊簡直不大理會，并且接着又說：

『對呀，夫人，這些人專門吃馬鈴薯和豬，隨後就是吃豬和馬鈴薯呀，并且，我不應當拿他做潔淨的看待，——自然不能！——說句實在話，他們滿身的味兒。您瞧見他們鎮日操演；他們一齊在一個場上：——於是向前走，向後走，向這面一轉，又向那面一轉。——正彷彿他們在那兒耕地，或者彷彿他們在自己國裏築路！——不然，夫人，這宗軍人，是向誰也沒有益處的！這些可憐的百姓只爲着學習殺人而供養他們，難道是應該的嗎！——我不過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老年婦人，這是真的，但是瞧見他們拚命由早走到晚，我常常自言自語：——既然有了一些發明有益事件的人，何以又有許多盡力做壞事的人呢！道地說來，屠戮人類，無論是普魯士人、英吉利人、波蘭人或者法蘭西人，難道不是可怕的嗎？——倘若對於一個曾經害您的人

施行報復，這算是罪惡，因為有人懲治您呀！但是拿着槍砲將我們的孩子們和野物一般兒剿滅，因為有人將勳章送給那些破壞最狠的人，就算是功勞嗎？——不行，您想到了嗎，我卻永遠不會懂這個！」

戈呂德高聲說：

『倘若有人侵犯一個愛和平的鄰國，這戰爭就是野蠻行爲了。』

那年老的婦人低頭說道：

『對呀，倘若自衛，就是另外的一樁事了；但是，難道不應當將這些以戰爭爲樂事的帝王殺戮淨盡嗎？』

戈呂德不禁心花怒發地說：

『萬歲，女國民！』

方辣馬東先生深深地思索着。他雖然崇拜一些有名的軍官，然而這老婆子的議論中深意，卻使他默念到這樣多的坐食而好破壞的手腕向一國所施的

影響，和這樣多的爲他人所豢養而成不能生產的實力，倘若有人拿他們用在偉大的實業工作，大概非數百年不能耗盡。

烏先生離開坐位，低聲向旅館的主人談天。那胖子笑着、嗽着、唾着，他的便便大腹，受着鄰坐的譚科的作用，蝸蝸地動個不住，并且和他定了一個在來春普兵退去之後，購買六箱紅酒的口頭契約。

夜餐剛吃完，因爲大家都被困乏傷了，便各自安寢。

然而那個早已有所窺破的烏，叫他的妻子睡了以後，便從房門匙洞向外或窺或聽，以期發現世人所謂的『暗廊中的神祕。』

他這樣幹了一點鐘光景，才聽見一種磨擦之聲，於是立刻向外窺着，於是看見了那個身披鑲着白色花邊的淺藍浴衣而愈覺豐肥的羊脂球了，伊手中心端着一個燭台，向着暗廊盡頭的一個號數較大的屋子走去。但是傍邊的一張門卻是半開半掩的，伊在幾分鐘後回來時，身着汗衫的戈呂德在後跟着。他

們并不談論，隨後卻都站着不動了。羊脂球彷彿毅然阻擋他進伊的屋子。他們的談論，烏先生不幸毫無所聞，但是到了末了。他們的聲音漸漸高了，他便得了一點兒。戈呂德極力要求。他說：

『瞧罷，您真有點兒傻，對於您，這算得甚麼一回事呢？』

伊彷彿有點動氣，并且說：

『不行，親愛的，有時候，這樁事是不能幹的；并且在這兒，是一件倒霉的事。』

他大概一點也不會懂，於是便詢問理由。於是伊竟動氣了，愈用高聲說道：

『理由嗎？您不懂得理由嗎？有了些普魯士人在這所房子裏，在這靠着旁邊的屋子裏，這也行嗎？』

他便不言語了。這種不願意在住了敵人的屋子旁邊溫存的薄命女子的愛

國廉恥心，竟在他心頭將衰弱殆盡的毅力喚醒了，因此他在和伊擁抱了一會之後，便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中了。

興致勃發的烏，丟開匙洞，連忙在房中躡手躡腳，披上寢衣，掀起那蓋着他妻子的挺硬身軀的毡子，用一個接吻將伊鬧醒一面喃喃地說：『寶貝，你愛我嗎？』

於是這一所房子完全歸於寂靜了。但是不久一陣強烈單調而拍子相等的鼾聲，一種彷彿像那被氣壓制住的鍋爐震動的長而猛的響動，從一個彷彿上在屋閣而又下坐地窖的無定方位傳出。傅朗微先生已經睡了。

因為大家決定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鐘起程，所以他們一大早就在廚房中集合；但是那滿棚堆着積雪而既無牲口復無車夫的郵車，卻靜悄悄地停在天井中橫着。他們便跑到馬廐車房和堆積草料的廠內去找車夫，然而那兒有一個結果。於是所有的男旅客決定到鎮上尋覓，於是便出了旅館。他們走到教堂

前面的普拉司，從那兒兩邊的房子之前，瞧見許多普魯士的兵士。他們看見的第一個兵士，正在削剝馬鈴薯。稍遠一點，第二個兵士，卻正打掃那剃頭鋪子。另外還看見一個鬍鬚滿面的兵士，正抱着一個啼哭的小孩吻着，隨後將他攔在膝頭搖着極力和他溫存；那些丈夫從了軍的鄉下胖婦人，向着那些服從伊們命令的戰勝者，指揮他們應當做的工作；譬如鋸木、煮湯、磨咖啡這類的事；其中還有一個，給他的女房東——一個不能動彈的租太太——洗濯衣服。

子爵不免驚訝，便向那個從教堂走出的僕人詢問。這個教堂的老耗子回復他說：「唉！這一班伙計，并不兇惡；這不是世人傳述的那些普魯士兵士。他們都是從遠一些的地方來的；我卻數不清是那兒；并且他們都將妻室兒女丟在家鄉；打仗這件事，他們并不承認是好玩的！我從他們的口中，深知在他們的家鄉大家也是一般兒地哭着。在我們這兒，大家這時還不見得十分苦

惱，因為他們并不害人，并且他們如同在他們的家中一般兒地做工呀，先生，您瞧罷，在小百姓的道伴中，應當互助……就是那些大人物要打仗！」

戈呂德聽見戰勝者和被戰勝者之間成立了一種懇摯的交誼不免怒從心起，於是便走開了，以為在旅館悶坐還好一些。烏先生說了一句玩話：「他們正在進行蕃殖種族之策。」方辣馬東說了一句較為莊重的：「他們正圖補救。」但是他們不曾遇到車夫。末了，才在鎮上的咖啡館中尋着，他正和軍官的護兵親熱地同桌坐着。子爵向他喊道：

「我們不是吩咐過您，在八點鐘套車嗎？」

「唉！是的，不過後來，還有人另外吩咐過呀。」

「誰吩咐過您呢？」

「就是普魯士的營長。」

「為甚麼呢？」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請您去問他罷，有人禁止我套車，我，我只好不套！就是這樣一回事。』

※ 『這是他親口對您吩咐的嗎？』

『不是，先生，這是旅館掌櫃傳他的號令。』

三位男旅客便都心慌意亂地回到旅館。

他們便找掌櫃，但是女僕說掌櫃因為氣喘非到十點鐘從不起牀。并且除了起火以外，他具體地禁止傍人在未到時刻之前，將他叫醒。

他們便想去見軍官，雖然他同他們住在一個旅館，然而做不到的事，因為只有傅朗微先生一人受過軍官的特許，可以向他談論民間的事務，於是他們只得靜候。女客們都歸到各人的寢室整理零星物件。

戈呂德在廚房中的光焰熊熊的大爐子跟前座下。他搬了一張小桌，開了一瓶皮酒，抽出那個在德漢克拉西派中和自身一般受敬禮的菸斗，彷彿這

菸斗一面伺候戈呂德一面伺候國家。這是一個被菸草燻的很透的華麗密蠟煙斗，顏色和他主人翁一般兒黑，但是香氣噴人，形式灣曲，而光彩可鑑，并且稱他的手，合他的姿勢。於是他靜坐着，兩眼有時釘着那一爐火，有時釘着酒杯口上的白沫；而每喝一口兒，便忻然伸着他那瘦而長的指頭向他那些和掛着酒沫的髭鬚相混的下垂長髮之中搔着。

烏藉着活動脚步爲由，出外向鎮上的居民銷售了一點兒酒。子爵和棉業家卻談論政治。他們預行揣度法蘭西的前途。子爵以爲是屬於奧爾雷陽王族，那一位卻以爲是一個姓名未顯的救國者，一個到了全部失望才行振臂而起的英雄：一個葛司蘭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另外的拿破崙一世！唉！倘若太子不是這樣地年幼！戈呂德聽了這篇話頭，露出一副知道「天命」這個名詞的人的神情而微笑。他菸斗卻將廚房燻成香噴噴的。

十點鐘報過了，傅朗微先生走了進來。大家立刻向他詢問；但是他矢口

不遺重三複四地說是軍官向他說過：「傅朗微先生，您禁止他們明天套車，我不許他們在不曾得着我的命令之前起程。您照辦。這就穀了。」

於是他們便想見軍官。子爵叫人將自己的名片送上去，而方辣馬東又在這名片上加上自己的姓名和頭銜。普魯士人叫人回復，說是在他吃完午飯以後，就是午后一點鐘光景，他允許這兩個男子和他說話。

女客們又都重行走下樓來，雖然心慌意亂，然而多少也吃了些兒。羊脂球彷彿病了似的，并且異常害怕。

護兵走來邀請這些先生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喝過咖啡了。

鳥也決定和那兩位相隨；但是因為想使他們的舉動格外莊嚴起見，便邀戈呂德同往，他卻驕傲地宣言他永不願和德國人發生關係；於是他依然靠着火爐坐下，吩咐另外再拿一瓶皮酒。

三位男客上了樓，便走到軍官接見他們的屋子，這屋子是旅館中最華美

的一間，他在——張圍椅中躺下，雙腳擱在火爐之上，手中舉起一個磁菸斗吸着，身上披着一件花紋燦爛而大概從那些毫無美感的小財主家中偷竊而來的浴衣。他既不起立，不僅對於他們毫不表示接待的禮貌，並且也不瞧着他們。他真能將戰勝者的下級軍官的一種絕好模型盡情表現。

末了，歇了一會兒，他說：

「你們想幹甚麼？」

子爵說：

「我們想動身，先生。」

「不行。」

「我們能設法詢問這種拒絕的理由嗎？」

「因為我不願意。」

「我恭恭敬敬地要求您，先生，要求您審查您的師長發給我們走到第艾

泊的旅行護照；并且我想不到我們沒有絲毫不合法的事情，值得這樣虐待。」

『我不願意……就是這個道理……你們可以下去。』

於是三人都鞠了躬，便下來了。

這天的下午是帶着哭味的。大眾絲毫懂不到這德國人的脾氣；并且最奇特的思索也將他們的腦袋弄昏了。他們通通坐在廚房，設想許多意外的事情，不住地討論。他大概想將他們留住為質嗎？——但是目的為甚麼？——或者拿他們做俘虜嗎？或者多半是向他們要求重大的贖身費嗎？想到這一層，一種恐懼將他們嚇壞了。那些最有錢的，怕的最厲害，彷彿已經看見受了細縛，預備贖命，將充塞囊橐的金錢，向着這蠢材的敵兵手中傾注了。他們搜索枯腸，捏造使人相信的謊語，隱飾自己的富裕，裝出窮人的樣子，極窮的樣子，為將金表練取下而藏在衣袋之中。垂暮的天色愈使恐懼心加增。看着掌燈了，因為離夜飯的時刻還有兩個鐘頭。於是烏夫人提議拿紙牌鬪一場「三

十一點。」這是一種消遣的法子，大家自然答應了。戈呂德從禮貌的作用將菸斗熄掉，自行加入戰團。

子爵洗了牌，分了牌，羊脂球舉手就得了三十一點；隨後，爭勝的心便將繞亂神經的恐懼心鎮住了。但是戈呂德發見烏家兩夫婦商議欺騙的方法。

看着快要晚餐了，傅朗微先生走了進來，用他那帶着疲響的嗓子說道：「普魯士軍官教我請教艾莉莎貝蘿葵小姐是否仍然沒有變更成見。」

羊脂球面色慘白，立了起來；隨後卻又變成緋紅的了，這時竟憤激到窒住了呼吸而不能說話了。末了，才說：「請您告訴這光棍，這髒貨，這德國的死胚，說我不承認這件事；您聽清楚點，永遠不行，永遠不行，永遠不行。」

肥胖的旅館老板便出去了。於是在座的人包圍詢問要求羊脂球，以期揭開由伊和軍官會面時所產生的神秘。開始伊卻拒絕；但是不久便怒氣沖天地高聲喊說：「他要求的嗎？……他要求的嗎？他要求的嗎？他要求和我睡覺。」因為大家

都憤極了，所以誰也不覺得這種字眼的刺耳。戈呂德使勁將酒杯向桌上一擱，砸成粉碎，這竟是一種攻擊這老兵的喧號，一種憤怒的鼓動，一種全體毅然抵抗的結合。彷彿軍官向她強迫要求的犧牲，是分途強迫向他們全體中的個人各應承受一部分似的。子爵憤然說這種人的品行，是和古代的野蠻人一樣。而尤其那些女客，向羊脂球表示一種莊嚴而和藹的尊敬之心。那兩位非到聚餐永不出現的童貞女，卻都俯首而默默無言。

羊 脂 球

暴怒略息之後，大家依然夜餐；但是議論很少；因為大家都各自盤算。女客們早就散了；而全體吸着菸的男客，卻組織了一局紙牌，邀了傅朗

微一同入局，從容向他詢問那制伏軍官的頑強態度的方法。但是他注意自己的牌，甚麼也不聽見，甚麼也不回答，并且不住地說：『當心牌呀，先生們，當心牌呀，』他真算十分注意了，連唾痰——這件事有時彷彿在他的胸部插了幾支風琴的音簧似的——也忘記了。他發音的肺葉，能吐出氣喘的各種

音階，從那平而低的調子一直到小雄雞試着啼叫的尖澀之聲無一不備。

他那瞌睡昏沈的妻子進來找他的時候，他竟不肯上樓。於是伊獨自先走，因為伊是「早」的，一向和太陽同時而起，而伊丈夫卻是「暮」的，時常和朋友們鏖夜。他向他妻子喊着：『你將我的膏子藥擱在火傍，』於是重新又專注到牌上了。末了，大眾窺破了毫無可利用之點，便說是應當散了，於是各自安寢。

第二日，大眾依然起的很早，心中抱着一種狐疑不定的希望，一種愈想起程的渴想，一種在這可惱的旅館再過一日的恐懼。

糟了！牲口依然在廐中繫着。車夫杳無蹤跡。大眾無精打采地繞着空車兜着圈子。

午餐是很愁慘的；大眾和羊脂球相對，彷彿發生了一種冷落的味兒，因為那產生商議的夜談，竟將觀念變換了一點。現在，大眾幾乎抱怨這女子不

曾在半夜時，祕密地去找普魯士人給同行的人免除許多驚駭。甚麼事是最簡單的？並且誰知道這事呢？伊如此就可以向軍官告哀，陳述他們的苦處而救濟現象了。伊在這真算不了甚麼事！

但是誰也還不會吐出這種思想。

因爲大衆在午後都覺的煩悶了，子爵便提議到鎮市的附近地方散步，各人都穿着的很注意，而除了那自願靠着火爐坐下的戈呂德和那兩位到教堂或者神甫家中消磨白日光陰的童貞女以外，全體向外出發。

日見沈重的寒氣，嚴酷地向着耳鼻激刺；雙脚異常痛苦，幾乎一步一呻吟；隨後田野在眼前發見了，他們在這一片白茫茫之下，覺得田野是異常淒慘的，如是他們立刻折步回來，靈魂都冰透了，而心房也像鎖住了似的。

四位女客在前行走，三個男子在後略行遠遠地跟着。

那了解現狀的鳥，陡然詢問這「丫頭」是否使他們久在這樣的地點停留

，而那嫻於禮儀的子爵，說是誰不能強迫一個婦女承受這樣一種痛苦的犧牲，而非由於自動不可。方辣馬東先生卻注意法蘭西的軍隊，是否從第艾泊來反攻和兩軍只能在朵兌相遇——這事本是那時的問題。這種思慮的反射，卻使那兩位發愁了。——『倘若我們步行而逃呢？』——鳥說。子爵將雙眉一聳：——『在這種大雪之下，您想這樣嗎？帶着我們的妻子們嗎？並且不到十分鐘，我們立刻被人追蹤捕獲而被兵士所俘虜了。』——這本是實情；他們便都默然了。

女客們卻討論裝飾；但是一種恐懼心，卻將伊們間隔了。

陡然那軍官從街的盡頭遠遠而來，他在這雪光輝映的宇宙中，顯出他那東在軍服中而和馬蜂一般的高長身段，並且兩膝向外微偏，聚精會神地，露出不願污損那雙漆髹光潔的長靴的軍人特別步伐走着。

他在女客身邊走過時一面鞠躬致敬，而用輕蔑的眼光瞧着那些毅然不肯

向他脫帽的男客——雖然烏露出過一種行禮的手勢。

羊脂球連耳根都變了緋紅的了；而這三位有夫之婦因為這樣和這武人狹路相逢，於是想到本身又都在這個被他那樣用俠義一般的手段所對待的女子的伴侶之中，便感覺了一種大的慚愧。

羊 於是大眾都談論他，談論他的手段，談論他的面目。那位交結軍官最多而用內行派頭審察的方辣馬東夫人，覺得這一個，一點也不像是惡劣的；並且還可惜他不是一個法蘭西人，否則他一定是一個可以使婦女們發狂的法國騎兵的美俊將校。

一徑走向旅館，大眾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法。許多尖刻的話已經在毫無關係的問題中說過。夜餐是寂寞的、短促的，并且大家都望睡魔將光陰消磨，於是各自登樓安寢。

55
第二天大眾走下樓來，都是無精打采而心懷不平的，女客們勉強和羊脂

球說了幾句話。

教堂的鐘丁東丁東地響着。這原來是爲着一場受洗的禮節。羊脂球本有一個留在意威朵的鄉農家中撫養的孩子。伊每年只看他一次，而從來不曾思念過；但是這時想到將要受洗的這一個，便有一種對付伊孩子的急促而強烈的溫存，卻掉在伊心坎兒上了，於是伊決定非去參觀這禮節不可。

伊一經出去，大衆互相覷着，隨後大衆將坐位挪在一塊兒，因爲大衆覺得結局非決定一個辦法不可，烏有了一種「煙士披里純」就是他主張向軍官提議，單獨留住羊脂球，而將其餘的人放走。

傅朗微先生依然擔負了這種通消息之責，但是他幾乎立刻就走下樓來。那個深知人類本性的德國人，將他排斥在門外。德國人聲稱倘若他的欲望不能滿足，就將全體留住。

於是烏夫人的市井之見就發表了：——「我們斷不會老死在這兒。既然

這是伊——這女光棍——有這個和一切男人都可以幹那話兒的本行，我以為伊並沒有迎彼拒此的權力。我向您各位請教，一切伊在羅昂碰着的人都可以幹，就是車夫也是如此的！是的，各位，州長的那個車夫！我知道很清楚，他是我店中的主顧。今天遇着要給我們解圍的時候，這爛鼻子，伊卻又拿架子了！……在我，我覺得這軍官的品行并不壞。也許他曠了許久；而我們三人大概他也重視。但是不然，他卻愛那一個屬於公衆的。他尊敬有夫之婦。請各位想想罷，他是這兒的主人翁，他只要說一聲：「我要，」并且他可以用他的兵士們強迫您。」

兩位女客不免打了一個寒噤。美貌的方辣馬東夫人的眼珠發楞了，而面色也變成慘白的，彷彿伊已經覺得受了軍官的強迫。

那些在另外一旁討論的男客都走了過來。怒氣沖天的烏，主張將這賤人的手足縛起送給敵人。但是那三代先人都做過公使而本身富有外交家風度的

子爵，卻是個愛使計的，他說：——『應當向伊疏通。』
於是大眾便協商起來。

女客們聚在一處，談話的聲音是低微的，而全體共同討論，各人發表各人的意思。那情形是異常慎重的，這些女客對於敘述那些最瑣碎的話，尤其能覈找着一些語氣的宛轉和表情的微妙。所以論調的小心謹慎，竟使局外人絲毫不懂。但是夏家婦女恃爲護符的最後廉恥，卻本只遮蓋着那層表面，這時伊們在這惡作劇的舉動之中忍不住互相嘲笑，發狂一般地開心，各人暗自在伊們的環境之中自行感動，彷彿使用爲他人調羹的饕餮庖人的食慾一般，向着愛情胡思亂想。

這事件說到末了愈覺奇特，使人意趣橫生。子爵找着一些打諢科的話，雖然略現輕試，但是說的異常之好而使人微笑。輪到烏先生，他發了些近於放縱議論，但是卻不使誰見怪；然而烏夫人的粗魯的思想表示，卻使大家面

面相覷，伊說：『既然這是這女子的本行，何以伊拒絕這一個比拒絕旁人要狠一些呢？』那多情的方辣馬東夫人卻默念若是在伊的地位，伊拒絕這一個卻比拒絕旁人輕一些兒。

羊脂 他們如同包圍一座礮臺相似，很費了一些時間商議這包圍的辦法。各人讚美自己的方法，自己倚賴的要領，和自己預備實行的步驟，他們決定了攻擊的計畫，應用的詭謀，和衝鋒的襲擊，以備使這活的礮臺在固有的地位迎接敵人。

羊 然而戈呂德卻另在一旁，對於此事完全是局外的。

因為大衆心有專注，以致羊脂球走了進來之時，大衆都不會聽見伊的腳步。但是子爵輕輕地吹了一個：「尸□去！」這可將大衆的視線都抬起了。伊已經在那兒了。於是大衆陡然都默默無言，而且一起頭還發生一種使他們不能向伊談論的障礙。子爵夫人比較其餘的人，算是較長於酬酢場中口是心

非的習慣的，伊向伊問道：『好看嗎，這個受洗的禮節？』

這個依然是滿腔感慨的胖姑娘，將所看見的面目，態度和教堂的外觀都說了一遍。并且還加上一句：『偶爾祈禱，真是那樣能得安慰的。』

然而這許多女客一直到午餐時，對於羊脂球始終是和藹的，這原來是想伊對於伊們的勸告上，加增一些信仰和一些服從。

一經坐上餐桌，他們便着手使用那些接近的方法。最初，是一種對於「盡心竭力」的泛泛議論。他們舉了一些古史上的例：譬如約第忒和荷洛菲倫，隨後，毫無來由又說到盧克雷斯和塞克司度斯，以及克略拔忒向其敵軍將官們遍薦枕蓆而終使他們在奴隸地位屈伏，隨後又轉到一件羅馬人的軼事，其中就是敘述羅馬的女市民瞞着那些毫無聞見的富翁而都走到卡布市住宿，於是羅馬的敵人安尼拔爾，帶了他的將士都投向伊們的掌握之中了。他們還是那些收留戰將的婦女，都用伊們的身體做一種戰場做，一種宰制的手段，

做一種武器，將伊們女英雄的溫柔，征服許多兇猛可憎的生命，並且爲着復仇和盡心竭力，犧牲伊們的貞操。

他們并且用含混的論調，談論那個故意將一種可怕的傳染病移到自己身上，而在那天意固定的幽期密約中利用陡然弱點去傳染那神出鬼沒地微行的拿破崙的英國女子。

這些話并且都是用端莊而蘊藉的方法說的，談論之間，偶爾還有一種引起競爭心的歡呼發動。

末了，他們幾乎可以相信婦女們在人世間的唯一作用，就是伊們人格的一種長期犧牲，一種滿足軍隊的慾望之繼續屈伏。

兩位墜入玄想童貞女的裝作一點也不會聽見，而羊脂球也絕不發言。

61 他們將這整個兒的午後，讓伊獨自反省。但是他們卻莫名其妙地將素來叫伊做「夫人」的稱謂，簡單地換成了「小姐」，這個名詞，彷彿大家都想

使伊從伊業已攀援到的尊嚴中下墜一層，使伊悟到自身地位的取辱。

他們正喝着夜餐的湯，傅朗微先生出現了，他口中仍然背着昨天那句老話：『普魯士軍官教我請教艾莉莎貝蘿荻小姐是否仍然沒有變更成見。』

羊脂球乾脆地答道：『沒有，先生。』

但是這時，他們的盟約已經衰弱了。烏說了三句倒霉的話。到了子爵夫人——大概井不曾預計——感受那尊敬宗教的必要而問那位年長的童貞女詢問聖徒人生中的大事業時，各人正為着尋覓新的例證不得要領，并且甚麼也搜索不着。這一來，就覺得有許多人做了許多我們可以看作犯罪的事，但是倘若這些大罪是上帝的光榮或者為後世的好處而成的，那末宗教也就安然赦免這些。這卻是一個有力的論證：子爵夫人就利用起來。於是，也許由於這些默認協商和這些潛伏的殷勤之一——其中的實力超過穿着道袍的人——或者僅僅由於一種有幸福的智慧和一種可笑的援救的作用，那年老的童貞女，

便給這盟約造出一種強有力的倚賴了。他們以前以為伊是羞怯的，現在伊卻拿出膽壯的、囉唆的、激烈的派頭了。這一位並不會被宗教式的決疑學者的懸揣摸索所搖動；伊的主義彷彿是一根鐵棒；伊的誠毅之力從來不會退縮；伊的自覺心毫無一點疑慮。

伊承認亞伯拉罕的犧牲是很簡單的，因為倘若是伊，伊既秉承從「高高在上」而來的命令，便可以直接將父和母一齊殺死，并且在伊的意見，倘若其心可嘉，甚麼也不致上千天怒。子爵夫人利用伊的意外同謀者的神聖勢力，便說了『結局纔能審判手段』那句格言，彷彿是使伊感化似的。

伊向伊問道：

『那末，您以為上帝承認一切的方法，而在理由正當時，上帝對於事實加以原諒嗎？』

『誰不能疑慮到這一點嗎，夫人？一種在受者自身認為侮辱的事情，然

而從感動他的思想看來，卻時常成了可敬的。

於是她們這樣地繼續地談着，疏解上帝的意旨，推度上帝的決心，將那些與上帝絕對不甚相關的事勉強附會。

這種談論，都是涵蓄的、圓活的、謹慎的，但是那童貞女每發一言，竟使這墜落風塵的女子的憤怒的抵抗力削減一次。隨後，談論卻又轉到旁的方面了，那捏着念珠的童貞女敘述伊所管轄的教堂，伊的上級的教士，伊的本身，和伊那位同行的小鳥兒，聖尼塞伏爾童貞女。有人在哈佛爾邀請伊倆到醫院中看護百來個傳染了天花的兵士。伊描摹這些可憐的人，細說他們的病狀。而於伊倆在中途被這普魯士人的怨忿阻礙了行程這一層，便說因此使那些可以由伊倆援救去險的法蘭西人仍陷絕境！看護軍人本是伊自身的專門技藝；伊曾經參與克利米亞意大利和奧大利之役，便又敘述那些戰爭，陡然伊露出一個和喇叭銅鼓很相習的童貞女的派頭，這種人物，很像是爲着追蹤戰場

而生，爲着在戰後騷亂之中收傷者而生，爲着以一言制服悍卒——其功效或在官長之上——而生；這一個仁慈的童貞女的滿天星斗一般的面目，彷彿是戰爭的糜爛情形的小影。

誰也不在伊論談之後發言，可見效力是很好的。

羊 不久這頓晚餐完了，大衆便立刻上樓回到各人的屋子中，一遲到第二天早上很晏的時候纔下樓。

脂 午餐是平安的。大衆對於昨天所播的種子，卻留下了使他由萌芽而秀而實的光陰。

子爵夫人提議在午後散步；於是子爵依照約定的辦法，挽住了羊脂球的胳膊落在衆人之後而行。

65 他用莊重的男子向「姑娘們」所用之家常的嚴肅的而又略帶輕蔑的論調，和伊談天；叫伊做：「我親愛的孩子，」撇開伊在社會上的位置和伊那無

庸置辯的榮譽，而從高的處所款待伊。

『您竟願意將我們留在這兒使我們也和您一般兒享受普魯士人的虐待，而不願意贊同這一種您時常在您生活中受過的殷勤嗎？』

羊脂球甚麼話也不答復。

他用柔和態度，理智和感情籠絡伊。他仍然保守子爵先生的地位，而在必要之時，卻顯出很殷勤的樣子，總而言之，他真是一個和藹的善於頌揚之人。他鋪張伊可以給他們供獻的義務，談論他們對於伊的感激；隨後，陡然很高興地和伊「爾汝」相稱：『你應當知道，我親愛的，他那樣一來，便可以自誇，說是他已經嘗過了。那種在他家鄉所難找到的美人兒呀。』

羊脂球依然甚麼也不回答，并且向前趕上大衆一塊兒走。

伊一經回家，便上樓走入自己的屋子而不露面了。於是大衆恐慌達於極端。伊幹甚麼呢？倘若伊拒絕，這是甚麼障礙呢？

夜餐的鐘點報過了；大衆徒然等候伊。傅朗微先生走進飯廳，說是蘿葵小姐覺得身體不大舒服，各位可以用餐。於是大家的耳朵彷彿都豎起了。子爵走到旅館掌櫃跟前，低聲問道：『成了功罷？——是的。』他守着禮貌，甚麼也不向他的同伴們說，卻微微地向他們點頭示意：立刻一種釋卻重負的歎聲，從各人的胸膛吐出，一種愉快在各人的臉上顯出。鳥喊道：『可了不得！倘若旅館中藏着有香檳酒，我便請大家喝一鍾；』而鳥夫人瞧見掌櫃拿着四瓶酒重新走進飯廳時，心中很不痛快。各人陡然都成了喧鬧而豪爽的了；一種放縱的愉悅，充塞了大衆的心房了。子爵覺得方辣馬東夫人嬌媚異常，而製造家對於子爵夫人也頌揚不置。議論活潑，滿座春風。

陡然感額張臂的鳥，高聲喊道：『肅靜！』大衆都駭然而緘默了。并且幾乎已經張皇失措。於是他張耳而用雙手禁止大衆發言，抬頭向樓板瞧着重新靜聽，隨後用安然的聲音說道：『各位請放心罷，一切都便利進行着。』

大衆爲着了解這事很遲疑了一會兒，但是不久卻都微笑了。

十多分鐘以後，他依然又將這同一把戲重演一回，並且在這頓晚餐之間，一共這樣鬧了好幾次；隨後並且裝着向上面樓居的那人詢問，給他發一些市井腦經的雙關隱語的勸告。偶爾他露着愁容嘆道：『可憐的女孩兒；』或者露着怒容在齒縫中喃喃地說道：『普魯士的光棍，滾罷！』有時大家都不在那上面着想，他使用發顫的聲音連說幾個：『穀了！穀了！』並且彷彿答復自己似的而接着說：『因爲我們還得和伊再見，這賊徒便不應將伊置之死地！』

雖然這玩笑帶着一種惡劣的滋味，然而也還有趣，并且更不侵犯誰，因爲憤怒也和旁的事物一樣，視環境爲轉移，並且在他們四周漸漸發生的空氣，也充滿了放縱不羈的思想了。

看着晚餐已完而吃到糖果了，這時那幾位女客說了幾句深邃而慎重的隱

語。大眾的目光異常閃灼；他們已經喝的很多。那位保持莊嚴外表而故意躲避的子爵，覺得這正和一羣漂流在北極的人，於解凍期間完時瞧見一條向南自行開通的道路而生的愉悅一樣。

烏手中舉着一杯香檳酒起立說道：『我爲着我們的解放飲此一鍾！』於是全體都立了起來；向他歡呼。那兩位童貞女，因爲女客們的要求，便也將伊們的嘴唇，在這種素未嘗過而白沫翻騰的酒中沾濕。伊們聲稱這很像濔濔汽水，但是甘美的多。

烏說：

『這兒沒有鋼琴，未免可惜，否則我們可以跳舞了。』

戈呂德始終不言不動不笑；他很像沈溺在很嚴重的思慮之中，並且有時憤憤地將着自己的長髯彷彿想使長髯再長一點似的。末了到了半夜了，因爲他們預備分手，那蹣跚的烏，陡然拍着戈呂德的肚子，一面口吃地向他說：

「您真不滑稽，您，今晚；您一句話也不說嗎，國民？」但是戈呂德陡然抬起頭來，睜起閃灼而強烈的眼光，向同座的人瞧了一遍一面說道：「我向您各位說，您各位剛才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他立了起來，走到門口，接着又說了一回：「一件不名譽的事！」於是便不見了。

這句話開初發生一種冷氣。那個被人責難的鳥，竟呆呆地楞住；但是他隨後挺直地立起，陡然屈着身軀重三複四地說：「他們真太糟了，老朋友，他們真太糟了。」因為大家都不了解，他便說起「暗廊中的神秘。」於是一陣狂笑接着發生。女客們和瘋了似的。子爵和方辣馬東連眼淚都笑出來了。他們竟不相信這一回事。

「怎樣，您得着證據嗎？他想……」

「我告訴您說我看見這回事。」

「而伊曾經拒絕了……」

「因為普魯士人住在的旁邊的屋子裏。」

「這是不會有的事！」

「我向您發誓。」

子爵笑的不能說話了。實業家用雙手捧着肚子。烏繼續說：

「於是您，可以懂得他今晚覺得伊並不奇特，絕對不奇特。」

隨後這精神困倦而呼吸迫促的三對夫婦，便出了廳子。

羊 脂 球

他們在樓上分手。但是慣弄小巧的烏夫人，在臨寢時卻告訴伊丈夫，說是那位故作矜持的方辣馬東夫人在這晚的笑容一還是勉強的，并且說：「你可知道，這些婆娘對於身穿軍服的男子，無論是法國人或者德國人，總是一樣地看待。上帝，倘若這不是一件可憐的事！」

71

這晚，暗廊的黑暗之中，悉悉率率而僅可感覺的輕微聲息——正和赤足觸地的磨擦聲一樣——整整地一直鬧到天明。並且他們睡的很遲，的確很遲

，因為有許多道的燈光，從廊邊的各號屋子的門縫之下射出。香檳酒有這種功效，有人說他能將瞌睡驅逐。

第二天，一陣冬日之光照的積雪使人目眩。那畢竟套好了的郵車，在門前等候，一羣朱睛黑瞳而白毛的鴿子，從他們那厚而密的羽毛中伸出腦袋，從容地在五六匹牲口的蹄前蹄後散步，並且他們在這些牲口所遺而熱氣蒸騰的獸糞中，尋覓自身的生活。

滿身在羊皮中包裹住的車夫，啣着一個菸斗在車前的座位上坐下，而所有滿面笑容的旅客，很迅速地包裹他們的食物去對付剩下的路程。

他們現在只等候羊脂球了。伊出來了。

伊彷彿有點懷惑而羞澀；於是伊向着那些同伴的跟前走來，他們卻全體一下將身體轉了過去，彷彿不會看見伊似的。子爵毅然挽着他妻子的胳膊而將伊引開，以免遇着這個不清潔的接觸。

這胖姑娘停住脚步了，呆呆地望着；於是伊振作全部的勇氣，向着實業家的妻子，謙恭而低聲地，說了一個『早安，夫人。』那一位，僅僅用頭向伊答了一個很傲慢的敬禮，同時伊還輕蔑地瞧着伊。大眾都像很忙碌的，并且大眾都故意和伊相離，彷彿伊的裙上惹了一種刺鼻的臭氣，隨後大眾向郵車飛奔；伊走到車前時，竟是最後的一個，於是伊靜悄悄地重新坐在伊在前一段路程所坐過的座位之上。

大眾彷彿不會看見伊，也不會認識伊；而烏夫人並且遠遠地怒目相視，伊低聲向伊丈夫說：『幸虧我不是坐在伊身旁。』

這一乘笨重的車子搖動了，旅行算是重新開始。

大眾在啓行之初，一點也不談論。羊脂球不敢抬頭平視。伊同時自覺對於這些同座之人不免憤怒，而被自己以前的退讓委屈了，被普魯士人的接吻——這都是大眾假仁假義地將伊推送到他的懷抱之中——羞辱了。

但是子爵夫人不久便轉身向着方辣馬東夫人，而將這難受的沈寂震破。

『您認識艾德雷爾夫人嗎？』

『認識，這是女友們中的一個！』

『這是一個何等嬌媚的人！』

『真是光豔奪目的！一個自然界的精英，並且很受過教育，而連指頭尖兒也都是藝術的；伊唱的使人心醉，而畫的尤其傳神。』

實業家和子爵談天，而從窗子玻璃震動之中有時偶然射出一兩個字：『息票——到期——票面——期限。』

烏曾經從旅館偷了一付在拂拭不潔的桌上耍了幾年而油漬遍體的舊紙牌，這時和他妻子鬪着。

兩位童貞女從腰帶上取下那掛着的念珠，同時在胸前畫個十字，於是伊們的嘴唇立時活動起來，並且漸漸急促，彷彿和賽跑一般而吐出喃喃之聲；

有時伊們舉起一塊銅塊吻着，重新又畫十字，隨後伊們的迅速而不斷的喃喃之聲又重新開始了。

戈呂德呆呆地坐着出神。

郵車在路上走了三點鐘了，烏將紙牌收起，說道：『我餓了。』

羊 於是她妻子拿出一個用繩子縛好的紙包，從中取出一塊冷的牛煎肉。伊
脂 爽利地將肉切成薄而齊整的片兒，於是夫婦倆着手吃着。

子爵夫人說：

『我們是否照着一樣辦？』

子爵認可了，於是伊將那份爲夫婦倆預備的食物解開。這是一份冷肉的膏
75 渣，盛在一個長形而蓋上有一個磁質野兔做紐子的磁鉢之中——表示有一份
野兔肉收藏在內，其中潔白的豬油將那和肉糜相混的野兔的棕色的肉繞住。
一張報紙，承着一方很豐盛的瑞士乾酪，而在乾酪的腴潤部分留下一「瑣聞」

兩個字油墨印痕。

兩位童貞女解開一包帶着蒜味的香腸；而戈呂德同時將雙手插入他外套的其大無外的衣袋，從衣袋的一隻之中取去四個煮熟的雞蛋，而從另一隻取出一塊麵包。他將蛋殼剝去，丟在他腳邊的乾草之中，於是用手拿蛋咬着，而將蛋黃和星點兒一樣，在他的長髯叢裏嵌了一些。

羊脂球在伊起牀時的匆忙和驚愕之中，甚麼事都不會顧慮；這時竟氣極而嗓子咽住了，憤憤地瞧着這些安然大嚼的人。開初伊被一種激怒拘攣住了，隨後伊張口預備用那些已經升到口邊的惡言向他們咒罵；但是因為激怒鎖住伊的嗓子，所以竟不會能發聲。

誰也不瞧伊，念伊。伊覺得自身，正淹沒在這些始則犧牲伊繼則遺棄伊并且拿伊當作惡濁而無益的物件看待的卑怯上流人的蔑視之中了。於是伊迴憶到伊那隻滿盛着被他們饕餮地吞噬掉的好食物的籃子了，迴憶到伊那雙埋

沒在膏凍中的子雞了，迴憶到伊的臘味伊的梨子和伊那四瓶紅葡萄酒了；隨後伊的激怒，陡然像那根張的太緊的繩子自行斷絕一般地平息，伊覺得幾乎要哭了。伊極力忍着，強自堅定，和孩子們一般兒忍住那號啕的動機，但是淚泉兒卻上升而使伊的眼臉濕了，於是不久，兩道熱淚彷彿和眼球兒脫離一般，從容地在伊的頰上流動。另外的幾道，便和從岩石縫中浸出的水珠兒一般，迅速地接着急流，并且按部就班地落在伊胸部的滾圓曲線之上。伊挺起脊梁，楞住眼睛，面色冷酷而灰白，希望他們瞧不見伊。

但是子爵夫人卻窺見了，於是向伊的丈夫使了個眼色。他聳着雙肩彷彿想說：『你要怎樣，這不是我的過錯。』烏夫人，微笑啞笑，並且低聲說道：『伊哭伊的羞辱。』

兩位童貞女將伊們那段剩下的臘腸包好之後，便重行着手祈禱。

那位正在消化雞蛋的戈呂德，卻將他兩隻腿子伸到對面的座位之下，側

身，叉手，如同一個剛好尋到了一件惡作劇的人一般地微笑，隨後便拿馬塞人的軍歌在口中吹着。

所有的面目都變色了，一定是這個羣衆的樂歌，使他的同座者一點也不願意。他們成了興奮的了，激怒的了，并且彷彿像一隻聽見了野蠻人的簫聲的狗一般，幾乎要狂叫了。戈呂德窺見了這樣一回事，更不肯停止。有時並且低聲唱着曲中的詞：

愛國的熱戀，

你來引導而扶持我們的復仇手臂罷。

自由，鍾情的自由。

指揮你那些防禦者赴敵罷！

郵車走的快多了，地面的雪也比前硬的多了；他們走到第艾泊時已經經過許多鐘點的旅行憂鬱和路途顛播而在傍晚的光景了。隨後戈呂德在車箱的

漆黑境界之中，用着頑強的意志，他那復仇而單調的吹嘯，藉此逼迫這些厭倦而煩惱的人，使他們從頭到尾隨着這歌的節奏，使他們記憶在每折所聽到的歌詞。

羊脂球一逕哭泣；並且有時帶着一聲痛號，伊在黑暗之中，竟不能自持了。